



心灵驿站

这是四月的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下着阵雨。这种鬼天气已经持续了十多天,我的心烦透了。我渴望着夏天早些到来。然而,我们的社会学科老师拉森先生偏偏又在这个早上给我们来了个突击测验。这个测验是关于经济学的,虽然我看过这一章书,但一点儿也不熟悉。所以,很多题目我都答不上来。

我很羞愧。放学后,我在家里重新学习了这一章节,弄懂了所有的问题。第二天早上,我去找拉森先生,请求他让我重考一次。但拉森先生说那样做的话对其他的同学不公平。“你的学习态度让我很欣慰,重考就算了。你不妨利用课外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比如做一门生意。”拉森先生说。

我早知道他会这样说。他一直建议我们去做课外项目。

“好吧。”我只好附和他。
“莉迪雅,”拉森先生继续道,“不上学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嗯,”我心不在焉地答道,“我喜欢游泳,还有,我最近学会了制作徽章,我还喜欢……”

“等等,”拉森先生打断我,“你说你会制作徽章?”

“是的。”我把背上的书包拿下来,然后把别在书包背面的徽章给拉森先生看。这些徽章的上面都写有字样,比如“珍爱绿色”“热爱游泳”等等,有一些徽章还写有名字。而我最喜欢的是我给我的姐姐林恩制作的那枚徽章。姐姐现在读八年级,但她小时候患了白血病。幸运的是,她体内的癌细胞慢慢消失了,现在她的病情已经得到很大的缓解。每年,我们全家都会参加一个三英里长跑的活动,为林恩也为其他的癌症患者筹集治疗费用。那枚徽章上印着林恩和我一起到达终点时的照片,在徽章的顶部写着彩虹形状的“幸存者”字样。

“我做了许多‘幸存者’徽章,

“徽章女孩”的暑假 ◆ (美国)希瑟·雷 鹿启帆(编译)

送给那些捐款的人,每人一个。”我对拉森先生说。

“莉迪雅,你有没有想过人们或许需求这些徽章呢?”拉森先生郑重地说道。

需求?我很惊讶。就像社会学科课本上讲的供应与需求的关系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拉森先生,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然后我就回去上课了。

晚上,在写完作业后,我认真考虑起了拉森先生的建议。“或许我真的可以去出售徽章。”我对自己说。但要实施这样的计划,首先得需要一笔钱购买材料。而我没有这笔钱,只能向别人求助。我自然想到了我已参加工作的堂哥莫尔。

第二天放学后,我就去找莫尔。问他愿不愿意投资我的计划。“大概需要多少钱?你计算过了吗?”莫尔问我。

“我想先制作100个徽章。这样的话,材料费与工具费,大约需要40美元。”我答道。

“你打算如何偿还我的这笔钱?”莫尔又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已经列好的潜在客户名单,包括老师,同学以及邻居。另外,节日的时候或者慈善活动,我也可以到现场去销售。我打算以每个两美元的价格来销售这些徽章。如果有人需要自定义制作的话,那就三美元一个。

“我建议你搞一个‘买五赠一’的优惠活动。”莫尔笑道。

“主意不错。”我也笑道。
沉默了一会儿,莫尔又说:“我给你四个月的时间来还我这笔钱。每个月还10美元,你能做到吗?”

“没问题!”我信心满满地说道。

然后我们两人一起算起了

账。如果按照我的计划卖掉100个徽章,减去还莫尔的40美元,我还能赚160美元。如果有人需要自定义制作徽章,我还能赚得更多。

“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些赚来的钱呢?”莫尔问。

“捐给救助癌症患者的组织。”

那个暑假,我实施了我的计划。发传单,制作徽章,销售徽章。每天都很忙,很累。但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那个暑假我卖出的徽章远不止100个,我赚的钱也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把这些钱都捐给了一个救助癌症患者的组织。那个组织用这些钱和其他人捐助的钱成功救治了一位直肠癌患者。所以,我可以自豪地对每一个人说:“我用我的努力和爱心挽救了一条生命!”

而从此,我的“徽章女孩”的外号就被大家叫开了。

浇灭的蜡烛 ◆ 夏殷棕(编译)

父亲有个女儿,他视女儿为掌上明珠,他只为女儿活着,女儿就是他的生命。可是女儿却得了一种病,他带着女儿四处求医,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竭力挽救女儿的生命。

但是父亲的努力并没有带给女儿任何幸运,女儿还是死了。父亲陷入到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把自己一个人关起来,远离亲朋好友,拒绝任何户外活动,过起了失去女儿后与世隔绝的生活。

有一夜,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天堂里,目睹了一场盛大的小天使游行,他们排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队伍,缓缓地上帝圣洁的御座前经过,每一位身穿白衫的小天使都手捧一支蜡烛。父亲注意到有一位小天

使的蜡烛没有点亮,再仔细观看,这个小天使竟是自己的女儿,父亲不顾一切地冲向自己的女儿,把女儿从队伍里抱出来,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头,问:“为什么你手上的蜡烛是唯一一根不亮的?”

“爸爸,我们都要不断地重新点亮蜡烛,但是你的眼泪老是把我的蜡烛浇灭。”女儿回答。

就在这时,父亲醒了过来。他一遍一遍地回味着女儿说的话,顿时醒悟过来。他打开门,走到户外,去跟邻居打招呼,去拜访亲朋好友,并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据说,从此他可爱的女儿手上的蜡烛再也没有被他无用的泪水浇灭过。

永远不能忘记 ◆ (美国)妮可·海依斯 张维(编译)

我丈夫是一名海军军官,他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服役。我们住在夏威夷一座高高的红土山上,在那里可以俯瞰珍珠港湛蓝的海水。傍晚时分,我们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太阳慢慢地落到白色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后面,最后一点一点地隐去。望着这座庄严的纪念馆被灿烂的晚霞装扮得无比辉煌,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丈夫曾经告诉过我的故事。

为了尊重对方,每当执行任务的海军战舰在水面上相遇时,全体官兵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甲板上,相互行着注目礼。在汽笛长鸣中,迎面而来的军舰交换方位,缓缓错开,然后两艘海上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甲板上那些穿白色制服的海军官兵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根挺拔的白色立柱。

此情此景令人震撼。这是庄严的时刻,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尤其对那些离开美国港口很久的官兵们来说,更是这样。

有一次,一个刚刚入伍的海军士兵第一次出海,他服役的那艘军舰已经在外面漂泊了很长时间,舰上所有官兵都渴望着返回自己的港口,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个年轻的海军新兵更是心急如焚,巴不得早一天踏上自己国家的土地。年轻的士兵已经厌倦了船上枯燥的生活,因为在船上,每天除了不

停地工作,就是吃饭、睡觉,满眼所见都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水,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尤其讨厌海军教条、刻板的生活,也不喜欢整天套在身上那一成不变的海军服装。不过最令他反感的还是那些庄严的仪式,他根本不明白这些壮观的仪式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这所军舰接到命令返航,回到美国。年轻人眼巴巴地盼望着上岸的日子早点到来,好让他摆脱船上单调的生活,尽快恢复昔日的自由,享受上岸后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这艘军舰停靠的第一站是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那一天,天气晴好,海水湛蓝,军舰驶向四周荡漾开来。这个时候海水很平静,附近没有任何军舰和船只。年轻的士兵靠在栏杆上,睁大眼睛盯着前方的港口。忽然扩音器里传来汽笛声,呼唤所有官兵到甲板上列队,准备进港。年轻的士兵对这个时候举行这样的仪式,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站在甲板上的指定位置上,但是却向身边的士官抱怨:“你看,这附近没有任何一艘船只,我们干嘛还要大动干戈地列队、行注目礼呢?这到底做给谁看?”

“可这里还有一艘服役的舰艇——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士官大声地回答道,“我们正在向

她致敬,就像我们遇到其他军舰那样!”

可放眼望去,年轻人只能看到坐落在沉船处那栋白色建筑“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那仅仅是一座纪念馆而已,”年轻的士兵争辩道,“那下面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50多年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炸沉了。”

士官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他在举手敬礼。“在我们所有海军官兵的心里,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仍然在服役。海军新兵,我告诉你,那艘舰艇上还埋葬着1100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都是美国海军官兵,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士官说这些话时,他的头昂着,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可是新兵从他的眼里,看到了那种崇敬的目光。“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一员。”士官又补了一句,他的声音虽然沙哑,却十分坚定。

年轻的士兵不再说话,此时此刻他的内心翻江倒海,仿佛受到了一次洗礼,那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

数千名身穿白色军服的海军官兵静静地站在这艘军舰的甲板上一动不动,随着这艘灰色的庞然大物缓缓驶进了珍珠港,年轻士兵也像士官那样,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紧紧盯着海面,他的手也举起来,向着神圣的地方敬礼。这个时候他心里在想,还有比这更美丽的景色吗?



■ 天壤之别

(意大利 帕凯德)

一个男人带着他的狗走在一条风景秀丽的路上。他边走边欣赏路边的景色。忽然,他想起自己早已死了,他的狗也死了有多年了。他不知道这条路要将他们带往何处。不一会儿,他看到前方有一座城,城门是金子做的,城墙是珠宝砌的,富丽堂皇,庄严巍峨。城门前有一张桌子,桌前端坐一位漂亮的小姐。

他走上前,询问道:“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是天堂。”小姐答道。
“哇,太好了!”男人欢呼了起



哲理世界

来,然后又问:“我们长途跋涉,口干舌燥,能不能弄点水喝?”

“当然可以。天堂的门为您敞开,只要您走进来,您想喝多少水就喝多少水。”小姐说完做了一个手势,大门立即打开了。男人带着他的狗刚要进去,但是被小姐拦住了。“对不起,我们不允许宠物进入。”

男人想到了多少年来这只狗与他朝夕相处,忠心耿耿。他不忍

假冒的天堂 ◆ 邓笛(编译)

心将它丢弃而独自走进天堂。所以,他带着狗绕开天堂继续往前走。不久,他又看到了一座城,城门是黑铁做的,城墙是石头堆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城门前也有一张桌子,桌前也端坐一位漂亮的小姐。

“请问,”男人说:“我们长途跋涉,口干舌燥,能不能弄点水喝?”

“当然可以,”小姐说,“只要

您走进来,您想喝多少水就喝多少水。”

“我能将我的狗带进去吗?”男人问。

“当然可以。”小姐嫣然一笑。男人带着狗走进来,发现了一个水龙头,于是他喝了水,也喂他的狗喝了水。然后,他转身问那个门前的小姐:“这是什么地方?”

“天堂。”小姐答道。
男人有点搞糊涂了。“可是,”

他说,“在前面不远,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接待小姐也说他们那儿是天堂。”

“哦,你说的是那个门是金子做的,墙是珠宝砌的地方吗?那不是天堂,是地狱!”

“既然你们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你们能够容忍他们盗用天堂的名字呢?”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天堂的接待小姐笑道,“有了他们,我们天堂里就不会有那些为了一点物质利益而抛弃朋友的人了。”